

仲夏六月,江南进入梅雨季,杨梅也在这最应景的时刻红遍枝头。这颗小小的果实,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一部浓缩了人类文明与自然变迁的活态档案。

杨梅原产于中国,在浙江、福建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山野间,至今仍有野生杨梅的踪迹。而人类与杨梅的渊源,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悠久。

202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考古成果指出,在余姚施岙遗址发现一段距今约4500年的古杨梅树枝干。这一发现不仅将杨梅的种植历史大幅提前,更证明了宁绍平原的先民早就开始利用杨梅资源了。

长沙西汉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杨梅形态就与今天栽培的杨梅极为相似,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杨梅核,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也有青杨梅遗存。而杨梅最早见于文

□大地风情 赵宗英/文

# 杨梅的前世今生

献记载,则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其中“橐枣杨梅”的词句,正是南方杨梅北引到长安的最早记录。

到了南北朝时期,浙江出产的杨梅因品质优异而成为贡品。宋代杨梅品种更加丰富,明代《便民图纂》《群芳谱》等书则对杨梅的栽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清朝的《句章土物志》明确记载:“杨梅……出白沙、杜湖、云湖诸山,有紫、红、白三种,而黑色最佳。”嫁接、病虫害防治等栽培技术在宋、明就已较为成熟,说

明古人早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杨梅栽培技术。

时过境迁,昔日贵为贡品的杨梅,如今已成为浙江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全省杨梅种植面积达130余万亩,形成了浙东、浙中、浙南三大优势产区,培育了慈溪、兰溪、仙居、青田等精品杨梅主产区,产业规模占全国半数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杨梅第一大省”。现代科技的加持让杨梅生产更加高效,从传统的杨梅酒、杨梅干、杨梅汁,到杨梅精酿啤酒、杨梅曲奇等深加工产品,杨梅正从单

一的水果走向多元化的消费品。

杨梅不仅好吃,还是一味“良药”。《本草纲目》记载:“杨梅味酸甘,性温,能解热,生津液,消食下气;烧灰服,断下痢,甚验;盐渍杨梅常含一枚,咽汁,利五脏下气。”《食疗本草》则称其“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闷恶气,亦能止痢。”《随息居饮食谱》言其能“醒醒止渴”。现代研究发现,杨梅富含抗坏血酸、酚酸、花青素和黄酮醇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症、抗肿瘤、抗菌、降血糖、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功效。

一颗小小的杨梅,承载着跨越千年的自然与文明的对话。它是先民果篮里的古老果实,是《本草纲目》记载的生津良药,是万千梅农的“金果子”,也是令人垂涎的营养美味。在科技赋能之下,这颗古老的果实正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抒情天空 张云霄/文

## 百茶铭(续)

### 景宁惠明茶

瓯水汤汤,飞云江长,畲县景宁,山歌之乡。畲族文化,源远流长,三月三节,歌舞飞扬。惠明古寺,建于大唐,长老植茶,茶禅共襄。历经千年,惠明茶香,誉满全球,国际金奖。峰峦簇拥,林海茫茫,云中大瀑,山高水长。资源富饶,生态优良,草木清华,名茶之乡。千峡湖幽,碧波荡漾,山清水秀,风光无限。天然氧吧,冬暖夏凉,得天独厚,造化阴阳。赤木山高,云霄之上,云山雾海,气象万千。林木葱郁,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沃土肥壤。茶之青青,春生夏长,茗之郁郁,秋收冬藏。一芽二叶,采之高岗,铜锅炒青,工艺精良。叶芽乳白,白中淡黄,俗称白茶,明贡帝王。全芽披毫,色形味香,茗似佳人,如兰之芳。色泽翠绿,汤色清亮,芽芽直立,旗枪辉映。香高味浓,幽郁花香,嫩匀成朵,果味甘爽。好山好水,好茶芬芳,南泉水清,惠明茶香。上善若水,景宁人康,绿水青山,中国梦想。

### 临海蟠毫

悠悠灵江,巍巍括苍,海山仙国,面海向洋。千年古县,源远流长,四名之城,文化之邦。江南长城,抗倭继光,桃渚古城,岁月沧桑。紫阳古街,人来人往,闹市繁华,商旅兴旺。东湖如画,碧波荡漾,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括苍山高,东海在望,云蒸霞蔚,第一曙光。三面环山,天然屏障,气候温润,环境优良。好山好水,佳茗必芳,奇石嵯峨,茶生岩旁。临海产茶,始于盛唐,芽茶贡品,供奉帝王。林木参天,沃土砂壤,临海蟠毫,云峰山上。春风化雨,潜滋暗长,紫阳普照,芽肥树壮。日月精华,天地阴阳,一声春雷,雷鸣茶长。蟠毫名贵,品种多样,雷鸣雀舌,珍眉至上。色呈三绿,蟠毫特长,色泽翠绿,一旗一枪。汤色碧绿,清澈明亮,叶底嫩绿,茸毫露芒。滋味浓厚,回甘鲜爽,沁人心脾,珠兰花香。幽香四溢,齿颊留芳,经泡耐饮,品之难忘。茶含多酚,抑癌抗氧,维生素丰富,有益健康。春梅姑娘,心地善良,美丽传说,人仙共仰。茶有仙品,至贵至上,天地人茶,历久弥香。

### 开化龙顶

三省交界,歙饶屏障,钱江源头,林海茫茫。根宫佛国,万千造像,天下奇园,艺术殿堂。云湖禅心,福门祥光,醉根宝塔,龙卧开阳。钱江之源,百山共仰,基因宝库,生态涵养。自然教育,少年成长,绿色营地,放飞梦想。奇花名木,春生夏长,珍禽异兽,林中翱翔。浙西林海,生态优良,山高林密,无霜期长。峰峦环列,四周高岗,高山云雾,好茶之乡。地势高峻,山峰叠嶂,溪水环绕,遍地兰芳。开化茶史,源远流长,大宋进贡,献于帝王。大龙山顶,龙潭流淌,久旱不竭,清流如常。潭周溪旁,沃土沙壤,云蒸霞蔚,满山茶香。开化龙顶,似兰清香,茶中新秀,国际金奖。竖直挺秀,银绿披毫,馥郁持久,鲜醇口爽。汤色杏绿,清澈明亮,香气优雅,可品可赏。三绿三绝,茶羞群芳,一叶龙顶,至高无上。龙顶茶香,富含营养,多酚茶素,有益健康。提神明目,心明眼亮,清热解毒,消食降糖。茶饮龙顶,生活时尚,会当绝顶,人生辉煌。



绿道

徐曙光 摄

□往事悠悠 杨建/文

## 岁月深处有奶香

有一次,我去一个博物馆参观,在一个叫“十里红妆”的展区,一个鹅形小桶牢牢地锁住了我的目光。它的造型颇具匠心,鹅头是桶柄,鹅身是桶体,鹅尾为桶嘴,桶盖和桶腰及龙头上都有情趣盎然的虾莲雕饰,红漆金粉,小巧玲珑。看到它,我不禁心头一热,一个温馨久违了的字眼闪现脑海——讨奶桶。

在我们这一带,讨奶桶是女儿出嫁时的陪嫁品。那时的人们,吃的差还常常吃不饱,产妇缺奶甚至断奶是常事,没奶吃的孩子,除喂一点米汤外,就得四处去讨奶,讨奶桶就成为养孩子人家的常用器物。

讨得百家奶,养个胖崽子。讨奶桶在我们那儿被视为吉庆之物,有子嗣绵延之寓意。拎着讨奶桶出门讨奶的,一般都是孩子的奶奶,也有娘自己抱着婴儿上门讨吃,甚至还有小哥哥给弟弟弟讨的。

给婴儿讨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反而会觉得脸上有光,人们看到你提着喜气洋洋的讨奶桶,就知道你家有添丁之喜,便会拱手道贺。我们那个村子不大,村里的人也都熟识,哪家有吃奶的孩子也晓得,就是不知道,只要寻着婴儿的哭啼声,就能讨得一点。这

样,你家一口他家一口,孩子就够吃了。我们那儿有许多人家的孩子,就靠吃这种“百家奶”长大。

村里人厌恶讨钱讨饭的,但绝不会看不起一个上门讨奶的。见着提讨奶桶的,就客客气气地迎进门,嘘寒问暖,有的已坐在屋里等着,好似知道这个时辰有讨奶的上门,马上就撩起衣襟,爽快地将奶水挤在讨奶桶里。还有些产妇,怕缺奶的孩子挨饿,看到替孩子讨奶的来了,就是正给自家孩子喂着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奶水留给别人家孩子。讨奶人带着还有余温的母乳急匆匆走时,耳边还能传来产妇或她家人几句暖心话、吉祥语。

后来,乳粉在乡村盛行开来,挨家挨户讨奶的习俗,也就慢慢消失了。失去了实用价值的讨奶桶,被许多家庭束之高阁,随着孩子不断长大,逐渐演变为家中具有仪式感和象征意义的器物。

不久之后,为了解乡村婚俗文化,我又去了一回博物馆,看到那个“十里红妆”展区已撤了,但那只讨奶桶还在,在柔和的聚光灯下,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着旧物的美好,并像一位散发着生命体香的阅世老人,无声地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源头。

夏日,我回浙西山村老家,远远就看见它——那棵长在村口的老樟树。

四五个成年人合抱的树身,托着遮天蔽日的树冠,把山风、云影和四季都拢在自己的荫凉里。没人说得清它究竟见过多少轮春秋收,只知道它在这里很久了,便成了村庄的一部分,像村口的石磨、巷尾的古井一样,连呼吸里都带着故土的分量。

逢年过节时,樟树脚下的香火总是最旺。烟雾裹着纸钱的灰,飘向黛色的山坳;竹篮里的鸡鸭鱼肉、糖果点心,码得整整齐齐,是村民们给“老寿星”的献礼,也是对平安顺遂的祈愿。村里有红白事、修桥铺路的需商议,管事的人往树底下一站,清嗓子吼上两三声,不消十分钟,各家各户的人就踩着田埂赶来了,烟袋锅子的火星在树影里明灭,乡音裹着烟火气,把事儿就议妥了。

老樟树虽不说话,却把村庄的热闹和安稳,都收进了自己的年轮里。久而久之,它不再是一棵树,而是村民心里的锚——只要看见它的冠,就知道,家就在这儿。

童年的大半时光,我是在樟树下泡大的。树洞里藏过我的弹珠,枝丫上挂过我的布口袋,连树根边的蚂蚁洞,都被我蹲在地上数过千百遍。玩累了,我们几个孩童就往凉丝丝的草地上一躺,看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眼皮上跳成细碎的金箔;或是背靠着树干,看夕阳把天空染成蜜色,老樟树的影子像温柔的手,轻轻盖在我们的背上,就像个永远不会发脾气的老祖父,包容我们所有的肆意和吵闹。

这次回老家,我特意绕到樟树下,冠还是那样密,可树根旁的草已经长到膝盖高,当年我们坐过的青石板凳,早已被杂草吞没,像被时光藏起的旧物。山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老人含笑的问候:“嘿,你回来了。”

我蹲下身拔草,指尖触到树根的纹路,忽然想起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拼,只剩下几个老人守着空屋,守着老樟树。老樟树是不是也藏着些许寂寞?可它还是“站”着,像从前那样,托着满树的叶,等着每一个归乡人。

我把对它的留恋,揉进了风里:那些藏在树影里的童年,那些绕着树脚的烟火,那些刻在树皮上的时光,都成了我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车开出很远,我仿佛还能听见老樟树的呢喃,似乎在说,“不管你们走多远,只要回头,我就在这儿,守着村庄,也守着每一个人的旧梦”。

□生活时空 齐振松/文

## 樟下旧梦故园声